

第二十八章 又起波瀾

容定父子從鬆江中國軍營獲釋後，回到上海家裡。女佣阿英連煮四鍋洗澡水，才使容定容沐洗淨渾身泥汗。

容定第一件要辦的是去律師事務所弄清倒底出了什麼大事，露辛達叫自己冒著戰火從莫干山趕回上海。

從新開路容家到北京路律師事務所，本來要經過愛多亞路（延安東路）、南京路、和西藏路。這天，老樂卻不得不繞開這三條馬路。因為48小時前，三枚中國空軍的炸彈誤落在公共租界，其中第一枚落在愛多亞路和西藏路十字路口，第二枚落在南京路的華懋飯店門口，第三枚落在南京路凱西飯店對面的匯中飯店屋頂。三枚炸彈震碎大量玻璃窗戶，炸死炸傷上千中外平民。巡捕房把三條馬路的主要地段隔離開來，清理炸彈造成的破壞。容定的汽車經過隔離線時，看到隔離區內，轟炸的恐怖景象已清除干淨，路面殘留著消防車水龍沖洗過的水跡。

汽車駛近律師事務所時，容定從汽車的前窗往外看，隻見北京路和外灘路交匯處擠滿人頭。老樂告訴東家，從8月14日下午起，人們不顧酷暑，特地到外灘來等待觀看中國空軍轟炸黃浦江裡的日本軍艦。

律師事務所裡的大理石地板和嘩嘩飛轉的電扇把暑氣擋在門外。辦公室主任露辛達告訴容定，請他從莫干山趕回來的原因是律師事務所的大客戶哈通家人出了大事，已故哈通先生的長子喬治被哈通夫人路迦陵攆出美麗園。

“這是喬治現在的住址，他請你快去幫忙。”露辛達把一張寫著地址的紙遞給容定。

“他跟哈通夫人鬧翻了？”

露辛達點點頭。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是已故哈通先生和在世的哈通夫人指定的遺囑執行人。遺囑指定哈通夫婦去世後，“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和紀管家，保管遺產直到養子女們成年，再將財產分給他們。”喬治是養子女們的長子，按照遺囑將分到最多的遺產，保障他的繼承地位是高易律師事務所承諾的責任。

容定返回汽車，叫老樂按紙上的地址去找喬治。時當下午，一堆灰色的雲幕由西向東越壓越低，天色越來越暗，刮起強烈的北風。汽車到達目的地時，豆大的雨點傾盆而下，老樂停車時小心地找了個沒有積水的地方讓東家下車。

下車後，容定很費了一番事才找到喬治住處的入口。入口處堆滿很多雜物：下水道鐵蓋、汽車頭殼、成捆鐵絲、斷柄的鐵鍋、拆開的木箱。。。事後，容定知道那是一家收購廢銅爛鐵的倉庫。容定在生鏽的金屬堆裡找出一條窄路，走進一幢暗得白天也要開燈的舊公寓。

一樓的樓梯口有三個穿黑色香雲襯衫的老頭兒和一個穿條紋綢衫的老太太圍在一起打麻將，不知道他們是這幢公寓的住戶，還是附近的街坊利用公寓樓梯這處涼快的地方消遣下午。他們對容定的到來沒有在意，埋頭打牌，嘩啦啦的洗牌聲像沖洗沙灘的海浪沿樓梯而上。

二樓樓梯口，兩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坐在竹椅上聊天，一邊抽煙，一邊搖蒲扇，跟樓下的麻將客一樣，對容定的出現看都不看一眼。

容定提著牛皮公文包走到三樓，停下來休息一下，才拉響紙上寫明的那處住址的門鈴。

門很快被已故哈通先生收養的長子喬治打開，他請容定進門。

喬治不滿二十歲，長著金發碧眼，淺淡的眉毛，鼻子異常挺拔，嘴角和下巴形成俏皮的神色。他穿著鑲了金邊的奶色絲綢睡衣，睡衣口袋上繡著他名字縮寫的字母。他很樂

意看到容定到來，請容定在小客廳坐下。

這間名義上的小客廳裡，沒鋪地毯的地板上放著兩把黑色雕花、沒放任何墊子的太師椅，和一張雕花茶幾，茶幾上有一隻玻璃煙灰缸，看上去好像是有人把半套雕花傢俱隨意扔在這個地方。這跟容定在美麗園裡見過的喬治的住處有天壤之別。美麗園裡，喬治專用的小客廳裡有四個擺滿名酒的酒櫃和整套華麗的意大利沙發，昂貴的波斯地毯和玲琅滿目的景泰藍花瓶。

唯一跟美麗園的環境有關的是喬治的那條叫伯爵的狗還在這個地方轉悠。伯爵繞著容定的腳脖子聞嗅了一圈，無精打彩地走開了。

作為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之一，哈通先生在世時，容定主要跟哈通先生和紀總管打交道。哈通先生去世後，主要跟哈通夫人路迦陵和紀總管打交道。對於喬治少爺的為人和他與哈通夫人的不良關係，容定早有所聞。但是，同哈通夫婦財產這位未來主要繼承人單獨打交道，這是第一次。

“最近日子過得怎麼樣？”

“美琪大戲院正在放映一部很棒的美國片子，去看過兩次。”

喬治剛想眉飛色舞地講述那張美國片子的情節，卻被容定搖搖手指阻止。

“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來看你嗎？”

“幫我回到美麗園去。”

“知道你為什麼在美麗園待不住嗎？”

“是路迦陵那個女人把我趕出來的。”

“喬治少爺，請允許我糾正你一下，路迦陵是你的母親，你應該叫她媽媽。簽於目前的狀況，你實在叫不出口，可以稱呼她夫人。你不會介意我這麼教你嗎？”

“當然不介意。”

“那麼請你告訴我，怎麼跟夫人關係搞得這麼壞，越詳細越好。”

“她。。夫人從來就不喜歡我。”

喬治隔著茶幾，在另一張太師椅裡坐下，將自己跟路迦陵和整個家族的關係源源本本講出來。

喬治的生父生母是俄國猶太人，布爾什維克革命後逃離俄國，到中國上海落腳，在喬治還是嬰兒時相繼去世。喬治被猶太社團的慈善機構送往孤兒院撫養。

在喬治自己都不記得是幾歲的一天，孤兒院院長要他穿上最體面的兒童制服：漿燙筆挺的水兵服，藍袖口藍領子的白襯衫，藍色長褲，黑皮鞋。孤兒院的工人把他的頭髮梳得服服貼貼，然後把他帶到院長會客室。在那裡，一對胖胖的夫婦正在等候他。那位先生看到喬治，似乎一見鐘情，很喜歡喬治，拉著他的手問這問那。那位太太比較冷漠，對喬治抱著我不想掃我丈夫的興致所以我才跟你交談的態度。接下來，孤兒院院長請那對夫婦單獨帶喬治去操場散步，那位先生鬆手讓喬治奔跑，喬治高興地撒腿跑了一圈。興奮的他，奔向那對夫婦時，不慎摔了一交，差點撞倒那位太太，引得先生哈哈大笑，而太太卻皺起眉頭，叫喬治暗暗害怕。

過了一個星期，孤兒院長跟喬治談話，恭喜他已經被那對夫婦相中領養。那對夫婦非常富有，被他們領養是非常體面和幸運的事情。孤兒院院長囑咐喬治一些如何做個好孩子的規矩，比如說不要跟長輩頂嘴，不要欺負比你弱小的孩子。在那個年紀喬治並不明白院長話裡的全部含意，隻是點頭稱是。最後，院長把喬治送上來接他的小汽車。從此，喬治成了地產大王哈通先生收養的長子。

喬治在哈通家的錦衣玉食裡成長。哈通先生對他視如己出，特別鐘愛，從兒童時期的玩具到少年時期的零花錢，有求必應。哈通先生不是讀書人，對養子沒有學業的期望。喬治在各種玩耍上卻表現得相當有天分，他學會打網球、打彈球、騎馬、射擊，引得哈通先生更加喜愛這個長子。

然而，美麗園裡不僅隻有喬治一位養子，隨著歲月的增長，哈通夫婦陸續又領養了十

九位養子養女。這些年紀較幼的同輩裡，特別是哈通夫人路迦陵領養的華裔養子女裡不乏羨慕乃至嫉妒喬治優越地位的養弟養妹。對於他們，喬治決不放過教訓他們來樹立自己權威的機會。打網球時，隔著十米遠，喬治會扔出手裡的網球，剛好擊中某一個討厭鬼的後腦勺，然後大叫：“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挨了悶球的養弟養妹向養母路迦陵告狀，引得路迦陵很不喜歡喬治，但是她每次對喬治的責罵都會被哈通擋住。哈通甚至夸獎喬治作為一個業餘網球選手，拋球如此準確，身手真的不凡。

還有一位對喬治在美麗園成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物就是那位紀總管。紀總管為人伶俐聰明，深知喬治在哈通心裡的地位，便處處盡量滿足喬治的需要，有時委婉地提醒喬治如何減少跟養弟妹們的沖突，如何避免引起夫人的不快。較長時間裡，喬治把紀總管引為知己。

所有這一切在養父哈通去世後起了變化。

養弟妹們獲悉哈通夫婦在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立下的遺囑內容，得知自己將來能分到的遺產份額遠遠低於喬治的份額，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個針對喬治和羅伯特（另一位將分得較多遺產的猶太裔）的利益聯盟。在這個聯盟裡，養弟妹們為了自己將來可以多分得一些，成天在路迦陵面前說喬治壞話，希望把他擠出繼承人的名單，或至少減少他的份額。為什麼要這樣惡形惡狀呢？因為這筆遺產的數量驚人，那怕是相差半個百分點的份額，也是幾輩子打工掙不來的。面對這些告狀，再也沒有一個人像哈通先生在世時那樣，站出來袒護喬治。

紀總管的地位也起了舉足輕重的變化。紀總管開始是哈通洋行的收租員，後來升為哈通洋行的經理。他不會忘記跟著哈通先生去巡視地產的那些日子，他總是緊緊跟在哈通身後，留意地產大王對管理財產的每一個細節。地產大王的那對洞察秋毫的眼睛，搜尋著一切可能增加收入的機會苗頭和一切可能存在欺詐的蛛絲馬跡。每個繳房租的日子，哈通都

要詳細盤問某個房客遲繳房租的原因，確定有關的收租員沒有私下拿了那個房客的好處，替房客製造欠房租的假理由。每次逮到一個舞弊的收租員時，哈通先生會對紀總管說：“真是低能兒。人人像他這樣，我就不用心了。”

哈通先生去世後，紀總管攬取哈通洋行和美麗園的管理實權。他是一個溫和謙虛和精明厲害並存的人物，平時話不多，更少露感情。他對待部下、房客、和生意上的伙伴或對手使用的策略是：隻有你有能力拿走的東西，他才給你。說得更清楚一點，你要是沒有能耐或通過法律程序逼他拿出來的東西，他堅決不給。正因為哈通先生去世後，給家族留下紀總管這樣一號人物，讓路迦陵保持最高的決策大權，才使哈通家業在繳納龐大的遺產稅後負擔著沉重債務的幾年裡，仍然保住了頭號地產王國的地位；才使美麗園裡養子養女們的生活像哈通在世時那樣安富尊榮地度過。

這一切在哈通夫人路迦陵的健康變差以後又起了新的變化。

這些年來，路迦陵的體重一直在增加。每天黃昏時，她拖著300英磅的身體，步履艱難地在美麗園的草坪上散步，看上去像一頭患重病的母象那麼令人心顫。即使這樣的運動，到了去年夏天她中風後也不得不停止。

中風後，路迦陵的臉頰、眼白、額頭出現了淤血造成的難看的斑點。她的身材萎縮，目光呆滯。經過家庭醫生卡特和名中醫陳存仁的細心照顧，她從中風康復過來，但是從此以後，她的身體變得異常虛弱，整日生活在輪椅裡。於此同時，眼睛裡的白內障迅速惡化，視力大減。種種病症使當年那位幫助丈夫建立地產王國的女強人，退化成天吃齋念佛的女居士。每天紀總管按例來向她報告哈通洋行的業務和美麗園的雜務，但是她要麼聽得心不在焉，要麼打起瞌睡。

於是，紀總管不經宣佈地接管了哈通家的最高決策大權。他不覺得這麼做是對已故哈通先生和他遺孀的背叛。病魔已經使路迦陵不能在任何關鍵問題上做出正確的決策，不能對任何突發狀況拿出應變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從路迦陵手裡拿走最高決策大權，是對

她的最大照顧，是對養子養女們的最大保障。沒有他紀總管的辛苦努力，養子女們能保得住那份似乎看不到盡頭的錦衣玉食嗎？

不過，也有一些角落是紀總管獨攬大權的陽光無法照耀到的。那就是養子養女們跟養母路迦陵之間的感情。路迦陵自己領養的那些華裔子女們，他們比紀總管更有機會接觸路迦陵，路迦陵不時頒發對這個或那個養子女的特殊金錢優惠，紀總管不得不照辦。他把執行這些優惠，看成是對哈通夫婦的回報，也是一種加強自己地位的機會。如果，某位養子女跟路迦陵的關係非常密切，那麼紀總管總是會盡量滿足那位養子女的生活要求，通過那位養子女向路迦陵美言，鞏固自己在路迦陵心裡中的地位。如果，某位養子女跟路迦陵的關係不佳，那麼紀總管盡量充當那位養子女跟路迦陵之間的橋梁。就這樣，所有的養子女都把紀總管看成是一把打開金庫的鑰匙，誰也不願得罪他。

“你跟紀總管合得來嗎？”容定打斷喬治的故事問。

“不錯，我們經常一起喝酒。老紀他喜歡喝花雕，不用下酒菜，他一次就能喝一斤花雕。”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夫人跟你翻臉呢？”

窗外，雷雨已過，空氣變得十分清新。

“請等一下，讓我喝一口再說下去。”喬治站起來，到廚房拿來一瓶喝剩一半的蘇格蘭威士忌和一個高腳玻璃杯。他沒有問容定要不要喝一點，自顧自給自己斟了半杯酒，一仰脖子，喝個精光。然後，他重接剛才的話題講下去。

哈通先生去世時，喬治的零花錢比別的養弟妹要多。哈通先生去世後，喬治的零花錢沒有減少。但是，隨著夫人路迦陵給這個那個養子女的特殊優惠，喬治所得的零花錢跟養弟妹們的所得區別日益減少。隨著年齡增長，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喬治漸漸感到錢不夠用。他的一位朋友建議他做點生意，那樣的話，手頭就會寬裕起來。

該做什麼生意呢？要賺快錢，非股票、棉紗、糧食期貨莫屬。沒有經驗怎麼辦？有人

會教你的。沒有本錢怎麼辦？向貴府的賬房借。

那位朋友，為了表示真心願意幫助喬治做生意的誠意，特地介紹了另一位據說有豐富期貨交易經驗的朋友給喬治認識。做期貨交易的朋友，聽說喬治喜歡騎馬射擊，專門買了一把昂貴的手槍送給喬治，條件是喬治在一個月裡湊滿做期貨交易的本錢。

喬治知道美麗園的賬房間是不會借錢給自己的，除非得到紀總管或夫人路迦陵的同意。於是，他挑了一個紀總管不去哈通洋行上班的日子，在美麗園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紀總管，告訴後者他想借錢做期貨交易。

“你說的那個朋友靠得住嗎？”

“一定靠得住！看，他送了這把槍給我當見面禮，”喬治掏出那把手槍給紀總管看。

紀總管打量了一番手槍，稱贊說：“真是把好槍，至少值300塊洋鈔。你要借錢做生意是好事，隻是數目大了點，應該向夫人開口，她這幾天心情不錯，可去試試。”

喬治平時很少跟路迦陵見面，聽了紀總管頗有鼓勵的言語，興匆匆地去見路迦陵。

夫人路迦陵的臥室在美麗園最大的那幢西式洋房的二樓。在這間精致的臥室裡，帶流蘇的深綠色絲絨窗簾和圍帘在窗前和桃花心木的大床四周拉下，刺繡極美的輕紗薄綢鋪在桃花心木的靠背椅和腳墊上，大床和腳墊下壓著色澤文雅的羊毛地毯。牆上挂著五尺長幅的中國名家山水畫，壁爐的爐台上供著一尊黃金佛象。同臥室相連的浴室裡，觸目所見的是大理石浴缸和鑲純銀框子的大鏡子，浴缸旁大理石砌成的框架裡，各種尺寸的英國貨白毛巾堆得像小山。

路迦陵平時要麼在同一幢房子的佛堂裡唸經，要麼在自己的臥室休息。喬治來見路迦陵的時候，她剛在輪椅裡吃完下午點心：銀耳蓮子羹。伺候她的護士準備推她去浴室清洗，然後換上睡袍，送她上床小睡半小時，這是中醫陳存仁給她指定的作息表。

路迦陵和喬治互望了一眼。透過白內障的眼膜，路迦陵覺得他又長高了。透過窗簾外的陽光，喬治覺得她的臉上又添了不少斑點。

“喬治，最近過得怎麼樣？”路迦陵的語氣友好。

“媽，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幫忙。”

“難怪你今天來看我。說，什麼事情？”她的語氣變得不太友好。

喬治按照朋友告訴他的說法，一五一十地告訴路迦陵他的生意宏圖。講到四分之一的時候，她睡著了，縮在輪椅裡的身子顯得很小。講完的時候，她醒了。

“媽，我給你一樣東西，你就知道人家是認真的。”

“喬治，這是一把玩具槍，你在玩什麼花樣？”

“媽，這是真槍！我要錢，你答應嗎？”

路迦陵根本沒有聽清喬治剛才的故事，生性害怕槍枝武器的她這時完全誤解喬治把槍給自己看的意圖，她大叫起來：“小赤佬，你要殺人詐財啦！滾！滾出去！”

路迦陵的臉激動得像涂上紅漆，護士拼命按住她不要從輪椅裡摔出來，喬治嚇得連忙逃離臥室。

第二天，喬治去看那個做期貨交易的朋友，回來時被紀總管擋在美麗園門口。紀總管告訴喬治，路迦陵夫人禁止他從今往後住在美麗園，出於交情，總管替他安排了目前這個住處。

“我至今搞不懂，那個女人。。。夫人那天為什麼要對我發那麼大的火？我倒底做錯了什麼？咳。”喬治嘆了一口氣，又給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仰脖喝下去。

“喬治，我們年輕的時候頭腦都很簡單，年紀越大頭腦越複雜。我覺得你犯了三個錯誤：第一，你平時不去探望夫人，有事才找她，造成你僅僅在利用她的不良影響；第二，你不該在夫人面前出示槍枝，女人膽小，嚇不起，更何況她在病中；第三，你沒有聽懂紀總管的話。”

“老紀不是要我去見她嗎？”

“以紀總管目前在府上的地位，他說行就是行，他說不行就是不行。他沒有答應你的

借錢要求，就是委婉地告訴你這事不行。讓你去見夫人，是要借夫人的口告訴你不行，這樣你借不到錢，也不會生紀總管的氣。當然，後面的發展是誰都預料不到的。”

“你是說老紀故意讓我去碰釘子？”

“紀總管和鄙律師事務所都是令尊遺囑的執行人，也是將來夫人那份遺囑的執行人，所以，讓我進一步評論紀總管是不合適的。不過，作為兩份遺囑的執行人，保護你的權益是鄙律師事務所的責任，這點你必須記住。”

說到這裡，容定用極其嚴肅的目光看了一下喬治，確定這位少爺正在認真聽自己說話，然後用誠懇而謹慎的口氣說：“在這件事情裡頭，你還犯了第四個錯誤，那就是事先沒有跟鄙律師事務所溝通。現在你的處境很危險，趕出美麗園後，下一步就是取銷你的繼承人資格。”

“天哪，我該怎麼辦？”

“你的目標應該是早日搬回美麗園。知道嗎，你不能搬回美麗園的最主要原因在哪裡？”

“夫人不讓我搬回去。”

“所以，必須讓夫人回心轉意，你才能搬回去。怎麼讓夫人回心轉意？有簡接和直接兩個方面需要擺平。簡接方面，你的那些養弟養妹們，他們對遺產分配不滿，把你看成眼中釘，成天圍著夫人轉，往夫人耳朵裡講你壞話。直接方面，夫人身體不好，你不經常去看望她，使她對你那點原先就不多的感情全部丟了！所以，你要搬回美麗園，必須讓你的那些養弟養妹們，至少一部分的他們，不再講你壞話；你要搬回美麗園，必須重建夫人對你的感情。這兩點，你都聽懂了嗎？”

喬治像犯了規則的球隊隊員聽球隊教練訓話那樣點點頭。

“具體的做法是這樣的：從今以後，丟下你對那些養弟養妹們居高臨下的態度，跟他們多來往，一齊到外面吃個飯呀，看個電影呀，在輕鬆的場合，不經意地告訴他們，將來你

得到遺產後會在經濟上照顧他們，他們照樣可以在美麗園長住下去，有什麼其他要求都可以提出來。這樣，養弟妹們的心思就會從如何把你踢出去，轉到如何從你身上敲到好處，換句話講，就是栽培養弟妹們和你的共同利益。你聽懂了嗎？很好。

“夫人那頭，最主要的是關心她的健康。常去醫生們那裡打聽夫人的病情，了解她的身體該注意什麼？該避免什麼？該加強什麼？然後把你了解到的那些內容變成探望她的理由，慢慢建立夫人對你的好感。”

“我現在連她的面都見不上，怎麼去探望她？”

“寫一封情真意切的懺悔信，從你離開孤兒院那天說起，你如何從一個舉目無親的冰寒世界，來到養父養母的溫暖懷抱。養父母對你的照顧多麼無微不至，養育之恩畢生不忘。。。喔，對了，你不要感到難以下筆，鄙律師事務所會替你寫這封信，你隻要在信的末尾簽名就行。總之，誰看了這封信眼眶裡都會充滿憐憫、同情的眼淚。這樣，就跨出了重建感情的第一步。”

容定像球隊教練對待球員那樣，另外教了喬治幾招如何籠絡養弟妹的辦法，和如何拉近跟夫人關係，直至天黑。喬治聽得出神，一隻蒼蠅飛來，停在他的額頭上。他都沒有立刻揮手把它趕走。這段時間，寵犬伯爵用爪子沙沙地抓地板消遣時光。

離開的時候，容定再次叮囑喬治：

“記住，保護你的權益是鄙律師事務所的責任。”